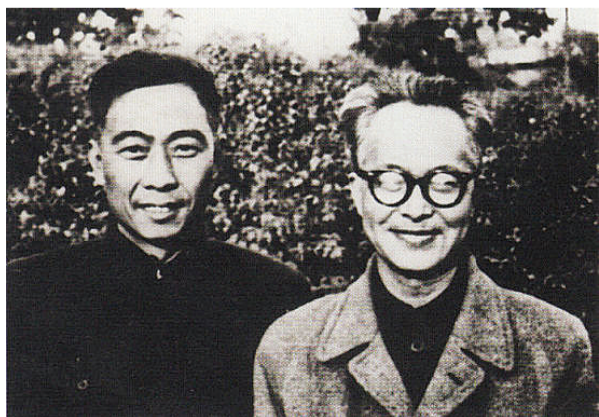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汪曾祺·小说全编》面世 大师曾被遮蔽 如今再放光芒

汪曾祺（1920~1997），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级作家，在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创作领域皆有成就。1940年开始文学生涯，起点高，创作时间长，创作门类多，作品质量高。代表作有小说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，散文集《蒲桥集》，京剧剧本《沙家浜》（主要编剧之一）等，在国内及海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、“中国当代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”。



汪曾祺



汪曾祺与沈从文

“你们对我客气点儿，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。”被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”的汪曾祺，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进入创作高峰期，《受戒》、《异秉》、《大淖记事》等代表作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。但他始终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，在家中也“非常没地位”，子女们、孙辈全都欺负他，老伴儿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。被挤兑狠了，再加上喝了点酒，汪曾祺先生就会这样嚷嚷。

可孩子们笑得厉害了：“老头儿，别臭美了！”汪曾祺先生就跑回自己的那间小屋子，一会儿又出来了，没事人一样。他乐在其中，仍然把每篇东西让子女和老伴儿看，很认真地听取毫不客气的批评意见。汪曾祺之子汪朗回忆说：“父亲是有一点狂气的，但在我们家真的没有发挥的地方，只能喝点酒瞎说两句。”

就是这样一个在家里时时被挤兑的老头儿，作品却散发着经典的光芒。汪曾祺先生去世后，他的著作比他生前出版的还要多。看来，汪曾祺先生喝了点酒说的话，不是醉话。2016年6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汪曾祺·小说全编》，共收录汪曾祺小说180多篇，其中新增的为27篇，是迄今为止收录汪曾祺小说最全的合集。《汪曾祺全集》也将于明年问世。

他是“大器晚成”的作家

1997年5月，77岁的汪曾祺去世，他算得上是作品再版最多的现代作家之一。以今年为例，除了《汪曾祺·小说全编》，年初，各出版社就已有《汪曾祺自选集》、《饮食与文化》、《邂逅集》等出版。

汪曾祺曾说，自己的作品一点都不主流，就是找野花，悄悄写，“你们悄悄看就行了”。时至今日，他的书反响依然很好，豆瓣网上大部分网友评分都高达9分以上。文学评价家王干认为，汪曾祺是一位被遮蔽了的大师。一个作家，生前作品多、名声高，不一定是经典的作家，不一定是伟大的作家。伟大作家往往在他去世之后人们还在出版他的书，购买他的书，还在谈论他，阅读和研究他的作品。

汪曾祺被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，他从1940年开始文学创作生涯，创作时间长，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都写出非常优秀的作品。他不像沈从文先生、老舍先生那样，光芒早早地释放，而是属于大器晚成的恒星型作家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很多作家都不写了，但汪曾祺先生越写越好，出了很多精品。

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“中国味儿”，充溢着对传统文化的挚爱。他的老师沈从文曾评价汪曾祺：“若世界真还公平，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认真而有深度，有思想也有文采！‘大器晚成’，古人早已言之。最可爱还是态度，宠辱不惊！”

他不是“新人”，是“复生”

《汪曾祺·小说全编》是正在编辑中的《汪曾祺全集》的“小说卷”，是五年来参加“全集”工作的学者、编辑、汪先生家人以及所有提供帮助的人们共同努力的成果，为了满足读者阅读小说的需求，先行出版。今年4月，《汪曾祺全集》的最后一部分——书信稿，也已进入编辑程序。2017年是汪曾祺先生去世20周年，《汪曾祺全集》预计在2017年年底出版。

汪曾祺作品版本众多，这套《汪曾祺·小说全编》被称为“迄今为止搜集汪曾祺小说最全的合集”。该书底本可靠，校订认真，逐篇题注，编印精良，是汪曾祺小说的新善本。从1940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《钓》开始，汪曾祺一生创作小说180余篇。这次新增补汪曾祺小说27篇（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《汪曾祺全集》增加了27篇小说），其中24篇创作于民国时期。汪曾祺小说创作起步于西南联大，老师沈从文对其创作的影响很大。

汪曾祺出手不凡，写于民国时期的小说，即如新增补的24篇早期小说中的《翠子》、《除夕》、《灯下》、《最响的炮仗》、《驴》等，都是很圆熟的短篇精品，艺术质量相当高，与《鸡鸭名家》、《老鲁》、《落魄》等同样写于20世纪40年代、早已被公认的那些名篇具有相同的品质，更不输于他后来赢得文坛声誉的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。

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这两篇小说曾引起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震动。由于“文革”斩断了中国文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发展脉络，以至于“新时期文学”最初的创作，如“伤痕文学”“知青小说”等，都还是对现实政治简单粗浅的回应。所以，当汪曾祺小说一出现，令当时的作家们惊艳：原来，小说可以这样写！这样不急不火、温文尔雅，这样云淡风轻，这样有韵致，这样有文化，以为文坛出了一个新人。殊不知汪曾祺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、有成就的小说家。20世纪80年代的汪曾祺实

际上是接续了其40年代小说创作，不是“新人”，是复生。

汪曾祺之子汪朗说：“我们兄妹几个都不是干文学的，因为老头儿（指汪曾祺先生）眼光比较‘毒’，说没看上我们，我们也有自知之明，没有干这行。但是他的作品我还是要看，这套书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比较‘干净’的汪曾祺作品集，也给一些研究老头儿的人提供了很好的版本。”

汪朗介绍，有一些新收录的作品能够印证老头儿在其他文章里面的表述，包括最后找的那篇《葡萄上的轻粉》，很奇怪的作品，完全是两个人的对话，对话都很玄妙。父亲曾经回忆，说他写过一个纯粹对话的小说，两个人都显得很高深，沈从文说，你这个写的不是小说，不是对话，是两个聪明老头在打架。从此以后汪曾祺才知道对话不能这么写，不能显示自己的学识，卖弄聪明，这不是小说人物的对话。“以前是知道他有这一篇，现在看了以后，证明他确实是有这个东西，而且确实在这儿进行了一些尝试，被他老师一棒子打回去，他就老实了，以后就比较规矩一点了。”

汪曾祺小说背后的“历史拼图”

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是吃“汪老做饭最多的人”，有一段时期，他经常周末到汪曾祺先生家蹭饭。王干认为，汪曾祺是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第一人。“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基本上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。鲁迅去世了，郭沫若如果不继续写还好一点，茅盾、巴金也是大作家，但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留下什么大作品，唯一的一位小说家老舍，留下传世之作，不是小说，而是话剧《茶馆》。汪先生则把现代文学的文脉接到当代文学，让我们当代文学传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。”

王干评价，汪曾祺还打通了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，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，以及民间文学和我们所谓的文人文学。汪曾祺写的是白话，但是他的小说、散文有唐诗、宋词的韵味，有《古文观止》的韵味，有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韵味，所以他把当代文学和我们的传统打通了。

汪曾祺早期小说是现代派的，写得非常时尚，用今天的话来说“非常酷”。但是他后来注重的不是外国小说的形式，而是借助小说灵魂对人的关注，对人的悲悯，在这一点上他把中西方文学打通了。汪曾祺曾经在赵树理先生主编的《说说唱唱》当编辑，后来又下放到乡下，接触了大量民间文学。所以他的作品，也把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打通了。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杨早回忆说，他见过汪曾祺先生两回，1994年一回，1996年一回，1994年他跟着父亲一起去拜访汪曾祺先生。当时带了一本书请汪老题字，汪曾祺写下：“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。”这一句话让杨早印象很深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汪曾祺跟很多同时代作家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，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减法。

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重新解读汪老的小说世界？大家谈到汪曾祺的时候，一般会比较喜欢谈语言、文本等问题，而杨早一直好奇汪曾祺在20世纪中国的精神世界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杨早表示，从汪曾祺的小说出发，把它铺开去，我们可以慢慢地从文学、历史、社会还原出民国的世界，然后再反过来看汪曾祺对里面人物和社会的描写，理解往会更加深刻。这不是在戏说历史，而是在做一个历史的拼图。

晚综



《汪曾祺·小说全编》（上中下卷）
汪曾祺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16年5月出版